# 六典通考

# 六典通考卷九

湖西閻鎮珩輯

## 設官考

### 復逆之官號令附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于王者朝廷其用至大也昔在帝堯試舜以尊顯之官大錄萬機之政故尚書稱納于大麓麓錄也後漢有太傅錄尚書事蓋出于此書又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在漢爲謁者僕射之職帝又命龍曰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在漢爲尚書令僕之任故司馬彪輿服志云尚書幘名

曰納言取古之官稱今之服其來固有自矣當唐虞盛世文簡事省而皋陶益稷相與吁咈于朝史臣序著其辭謂之典謨及夏衰而五子作歌諷諫述皇祖大禹之訓所謂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者是也商湯始興仲虺作虺誥伊尹相太甲作伊訓傅說相高宗作說命盤庚徙都殷民咨嗟作盤庚三篇其餘臣工多有論述然文字放佚或篇目僅存而已周武王克殷成王嗣立殷遺不靖于是作大誥徧及于多方多士又有康誥洛誥梓材諸篇武庚既誅三叔伏罪作微子蔡仲之命其詞反覆詳明嚴正而深婉優柔而平中方是時周公以上聖之才而兼著作之任故渾噩之文炳焉與虞夏同風班固

藝文志曰書者古之號令號令于眾其言不立具則聽
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後世文辭日繁非復如三代之簡質而機宜密勿之地
又制于宦寺孼臣之手如趙高隔絕李斯霍氏屏去副
封卒以凶于家而害于國迨及魏晉建立三省以分其
權由是議論紛紜意氣勝而朋黨作矣今綴次眾經旁
貫傳疏以存成周一代之制秦漢而下別緝爲卷

太宰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助王爲教令王眡治朝則贊聽
治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親之則佐王平斷疏王有三朝外朝朝斷疑獄路寢庭朝圖宗人嘉事二者非正朝故知治朝是路門外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謂王巡守在外時疏太宰職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注云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眡之則助王平斷焉是出王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

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注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是納王命也

國語天子合民事於外朝則外朝非獨決疑獄凡治皆聽焉秋官職窮者達其情於外朝之肺石朝士又達窮者之情於內朝之路鼓太僕又達傳遽之令其間文牒煩委內史受以詔王王豈能盡治哉亦使家宰平斷而已然又有御史贊之則冢宰權不得獨專聽畢仍以告王爾

宰夫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恆次敘諸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辨理之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故詩人重之曰家伯維宰元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　疏自上而下曰順故自下而上曰逆上書者今之上表是也陳及之曰敘羣吏之治至萬民之逆卽漢尚書職

事今章奏告報是也太僕傳令於宰夫宰夫日夕與天子親近執奏

詩家伯維宰先鄭云周官宰夫康成云太宰先鄭以太宰不當列司徒下故以宰夫當之康成以宰夫不得單稱宰故以冢宰當之此經注不泥詩箋仍從先鄭殆不欲沒其家法與

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內史副寫其書疏內史副寫一通文書擬授爵祿案內史職有策命諸侯羣臣之事故使內史貳之

內史掌敘事之法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敘六敘也納訪納謀於王也六敘六日以敘聽其情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日王命內史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其文日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受策以出

王氏詳說日言命諸侯及公卿大夫則策命之爲出

封者設爾蓋策命非常命也書曰逆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日康王命作冊畢左氏曰王命內史叔興父命晉侯爲諸伯後世有內制其古之策命與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若今尚書入省事贊爲之爲之辭也鄭司農云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杜子春云方直謂今時牘也疏古時名爲方漢時名爲牘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副寫藏之疏王有詔敕則副寫一通藏之以待勘校也鄭鍔曰策者簡牘之辭方版也其制方方言其義內史既贊爲之又以方出之則王命合義可書之以爲後法故藏其貳春秋世城濮之役晉侯有功襄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爲侯伯則周之家法猶有可考晉克齊使鞏朔獻捷定王使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私賄鞏伯使相告之勿籍則賞賜非義而內史不書可知矣 外史掌書外命王命下畿外志記也掌四方之志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劉彝曰四方之

志謂九州列國四海百蠻世系之所自出分封始末朝貢斷續政敎從違禮樂更革俗尙醜好若土均土訓誦訓之所職皆爲志藏之以侍王之顧問掌達書名於四方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鄭鍔曰四方言語不同上世音讀與後世亦異欲使天下誦讀無東西南北之訛無古今之異則書不可以不達大行人九歲諭書名益外史達之九歲之久慮其不一又使行人往諭之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書王令以授使者黃度曰令猶今言制敕也書猶今言制書敕書也

陳傅良曰內史猶今內制翰林外史猶今外制舍人凡策命之出皆黜陟予奪大小臣工爵祿之事其與人主圖之者冢宰也而上意之然否師言之叶否非有文墨議論之士講求參酌或不當於功罪雖當功罪而褒貶益損之文或作於好惡往往傷王言之體於是以二史屬春官而冢宰詔王大宗伯之屬得以陳誼補過是故號令當而賞罰

公亦所以輯衆美昭令聞也其見於傳襄王使召武公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則二史從公之事觀其道天子諸侯德誼文辭甚美雖東周尚如此亦足以觀史氏之典型矣自秦變古辭令在尚書郎則尚書重在中書舍人則中書重方漢重尚書至號喉舌之官事歸臺閣三公失職則尚書遂擅天下魏晉重中書則並掌職務至有中書監遷尚書令自謂奪鳳池之恨而中書亦擅天下兩省相傾至今並置最後開元別置學士院白麻獨在學士爲天子私人稱內相矣以一辭令之官所鄉輒偏重權傾君相而朝廷不尊然後知周家以冢宰建六典實掌六卿而二史分隸宗伯道揆在上權綱

歸一而無專遂之私法守在下衆職交修而無詭隨之患

所謂周道如砥者以此

四方之志非必己有成書列國風土民物利病諸侯各據實奏聞天子命外史書而藏之謂之志後世方志之作始於此若列國私史不得專以志名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呂）

（祖謙曰周官御史以中士下士爲之特小臣傳命令者耳至戰國其職益親故獻書多云獻書于大王御史澠池之會命各御史書事淳于髡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又掌記事糾察之任也）

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爲書寫其治之法令來受則授之　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爲辭若今尚書作詔文　疏若今詔赦之書）

王之策命內史書之王之治令御史贊之內史任重其權與太宰埒御史秩卑不過與冢宰爲佐然亦有以補

救其偏而糾察其所不逮漢以後詔令出於尚書而三
公不得與聞御史遂爲臺諫之任矣

太僕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出大命王之教也入大命羣臣所奏行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也　王昭禹曰太僕出入王之大命待以其在王左右爲侍御掌趨走奉行之事而已若書言龍作納言詩言仲山甫出納王命則異於是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如今宮殿端門下矣政鼓節與早晏　黃度曰鄭謂政鼓節與早晏非也經之建鼓所待者窮達與遽令而已加御僕直事鼓所太僕聞鼓速逆皆其政也窮與遽令皆應丞報故不待瞑朝擊鼓而奏之更始張夫人曰帝方與我飲乃以此時奏事抵破案於是百官不救奏事

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鄭司農云窮謂窮冤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令聞此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也太僕主令此二官使速逆窮遽者元謂窮達者謂司寇之屬朝士掌以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於王遽令郵驛上下程品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者太僕

聞鼓聲則速逆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　方苞曰直日御於王所者則日御僕分守路鼓者則日御庶子盍太僕與御僕常在大寢之門內而御庶子在門外故太僕聞鼓聲則速御僕使迎御庶子之所達速御庶子使迎問鼓者所欲達也肺石所達窮民乃不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故朝士以達於司寇也路寢所達窮者則吏士枉抑於長官及獄訟不能自直於司寇者而太僕以達於王也王制司寇以獄之成質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蓋於刑獄惟恐有蔽壅多方以求達民隱如此　小臣掌王之小命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小命時事所敕問也　鄭鍔曰諸侯之復逆太僕掌之爲其入覲則有賓道也三公孤卿日以事聞乎王以其亟也故小臣掌之非有所輕重也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

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謂王有故不親祭也祭祀有司有事於祭祀者糾謂校錄所當共之牲物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掌王之燕令以序路鼓羣吏序吏以下燕令燕居時之令序更疏郎太僕速逆御僕與御庶子者也序更者卽上鄭云直事鼓所者也

陳及之曰掌復逆者受羣下書奏也漢之公車司馬今之登聞檢院皆掌天下章奏乃一官耳太僕掌諸侯復逆小臣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而宰夫又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不亦多乎蓋官府有尊卑爵秩有高下太僕大夫也則下掌吏民之復逆御僕下士也苟上掌諸侯及公孤之復逆則情意不相通官高則此不肯受官卑則此不肯授於是上下之勢懸隔而天下之事壅於上聞今太僕掌諸

侯小臣掌孤卿大夫御僕掌吏民則勢敵情通不敢逗留章奏矣然其事所係甚大故又俾太宰之屬掌之然後以所言告之冢宰與王謀議其事而行不特是也秦章邯奏事趙高爲丞相留司馬門不進是與章奏者非王之近臣也若太僕小臣御僕皆王之侍御僕從受章奏而達於王無所關決而大臣亦不得自便矣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道猶言也爲王說之四方諸侯也上下諸臣也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爲王誦之若今論聖德堯舜之道矣故書傳爲傅杜子春云傅當爲傳書亦或爲傳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布告以教天下使知世善惡也四時於新物出則觀之以知民志所好惡志淫行辟則當以政教化正之

大司寇達窮民

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

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無兄弟曰煢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也上謂王與六卿也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

朝士

右肺石達窮民焉

王應電曰命令者操御天下之大柄一有所移則威福自下出而篡弑之禍作矣復逆者通達天下之大機一有所塞則下情無由達而亂亡之基生矣虞書出納朕命此主傳命令於外也又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此主達復逆於上也唐虞事簡總為一官初命龍而後典工故各舉一事周制凡王有命令太宰詔之然後命內外史書之內史覆審以法因而獻可替否後世中書不肯草制是也內外史草制畢下太僕小臣傳達於外善則行之有弗當得駁正

故曰出入王之大命若後世封還詔書是也太僕主諸侯小臣主三公孤卿御僕主羣吏庶民在外分接爲之傳達其善惡得以司馬之法正之矣宰夫以敘進其治則以治朝之法糾之矣內史掌敘事之法受納訪則以太史之典攷之矣大事內史引以白王與之荅問使得獻言自盡冢宰從而贊之小治則宰夫白於冢宰冢宰自聽之而御史贊之虞書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是也葢周人治制備故命有內外大小臣下有尊卑各有所屬其與有虞小異者以此愚因是而知周官之善矣太宰主贊王治可以詔王而不敢與也內史主代王言可以書而不得行也必夏官太僕小臣而後得以傳之掌之者非一官王之命令甯有下

移之患哉秋官朝士掌逹窮民矣太僕小臣御僕掌諸侯
諸臣萬民之復逆矣而有內史掌敘事之法以受之宰夫
掌敘羣吏之治以待之受之者非一人下之復逆豈有壅
蔽之患哉沿革傳曰歷代納言之職秦漢散爲尙書魏晉
爲中書門下以侵奪宰相之權由人主疏遠輔臣退與左
右親信議政號曰內相故有天子私人其始亦內史之職
而其後遂建爲三省宰相之官名實俱紊矣嘗參諸古今
而斷曰王疑冢宰則內史重疑內史則宦官重自古宦官
竊天下先竊宰夫之權居中承受章奏而後傾宰相之權
又竊內史之柄與國樞機以至廢置天子在其掌握可不
謹哉夫人主親覽章奏則勞宰相專決則僭謂宜立爲大

中之法凡有章奏宰夫看詳各盡所見白小宰以及大宰然後進呈天子謀謨既定命內史宣行之則治出於一體統正而朝廷尊矣

記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齋戒受諫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歲終羣臣奏歲事詔王當所改爲也　孔穎達曰太史之官典掌禮事國之得失是其所掌禮運云天子適諸侯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鄭注云以禮籍入謂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祖父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辟忌注云方慝四方言語所惡是也　月令孟春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　疏公羊傳曰三公者何天子之相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爲秦相後又爲

丞相仲春之月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尹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容止猶動靜方慤曰此皆奮鐸所令之言其奮之人亦遒人小宰類與

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左史右史其書春秋尚書具存者瞽樂人也幾猶察也察其哀樂王氏詳說玉藻曰左史書動右史書言以左傳考之左史郎太史右史郎內史襄二十五年齊大史書崔杼之事非書動乎僖二十八年王命內史策命晉侯非書言乎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對所以對君者如復命覆奏命謂所受君命書之於笏為失忘也疏史謂大夫大夫亦有史官也熊氏云下大夫不得有象笏又云有地大夫故用象朱子曰漢初有秉笏奏事又曰執簿亦笏之類只是為備忘故手執眼觀口誦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遂用以為常執之物

家語云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左傳昭十二年楚

左史倚相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右史不見於傳而鄭注書內史友云記言之官蓋即此右史也漢藝文志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不同

明堂位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于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言眾陳群道曰鐸有以金為之則取乎義而於時為秋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司馬振鐸是已有以木為之則取乎仁而於時為春周官小宰小司徒皆云正歲率其屬而振之以徇於市是也

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綍引棺索也

丘濬曰王者之言其在中也惟細如絲而已及其出也乃如宛轉繩之大焉其初出也僅大如綸而已及其出而益遠也乃如引棺之大索焉蓋人君居九重之上為萬方之主一言一話雖若甚微然既施之於外天下之人仰之如

日星晷之如雷電去之愈遠見之愈大人君其可以不謹哉

易姤卦大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姤遇也后人君也程子曰風行天下無所不周爲君后者觀其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丘濬曰昔人有言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無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似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無相遇之理惟王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覩莫不鼓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由是觀之人君命令之頒所以布君之德感民之心其機括之大轉移之妙有如此者可不謹哉

巽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程子曰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

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丘濬曰先儒謂巽爲風而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令風隨風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在上之君子體隨風之巽出而發號施令凡事必申復詳審一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入申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於申命之後由是觀之人君詔令之出不可不詳審於未頒之前尤不可不踐行於既頒之後審之於前不可行者則不言也踐之於後既言之則不可不行也後世之詔惟其失於詳審輕於條款故既行之後往往杌棿齟齬有所牽制妨礙而不可行焉此其詔令所以不見信於臣民有所頒布人率以虛言視之國家猝有急切之事因之而失機敗事者多矣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程子

日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唯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　朱子曰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散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於四體也

王弼渙六四注云得位體巽與五合志內掌機密外宣化命者也故能散羣之險以光其道竊意古之密勿大臣惟周公吉甫足以當此

繫辭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孝經衍義居其室爲在陰之象出其

言爲鳴鶴之象于星之外應之爲其子和之象應固難也和其善者嚮之四方爲風動之具垂諸簡策而昭如日星和其不善者悖而出亦悖而入可不慎乎

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相謂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 疏陳壽云皋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皋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奭康誥乃與召公康叔語也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誥天下衆國及於御治事者書及之 疏鄭元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惟是乎 呂祖謙曰當時天下初定人情未安革商爲周天下亦未必盡曉然知天命所在加之三監扇動爲變恐亂之牽引不止於此所以大誥多方之諸侯御事之臣開曉其志諭以天意從違之理使之釋然曉悟人心有定合一無間則變無由生然後周公得以安焉而東征後世人

君一方有亂出師致討絲牽繩聯亂階寢長者變端在人心故也唐德宗時田悅始叛其後朱滔王武俊之徒叛之展轉卒無有已周公於此必大誥多方及御事之人使造邦之人明昭於天下周公誠意孚於告諭之時天下信之有素是以東征三年之久而天下如故者由周公先有以鎮定之也

周公以王命作誥爲後世代言之始漢時儒者附會新莽遂以周公自稱王雖康成大儒猶沿其謬

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康也呂祖謙曰周公奉承王命而作此書其意出於成王其辭則周公之於康叔如相與語也惟其本於成王之意所以謂之王若日康叔諸侯之長周公之弟呼而進之也　書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　告令之稱成王命　作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

王士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于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眾士

多方周公曰王若曰猷爾四國多方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王自告　疏王書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呂祖謙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徧告四方者何也殷奄即淮夷之一種屢叛驅扇者廣今雖平殄𧬈諸餘邪遺疾猶或在肺腑間恐或有時而發也故渙發大號歷敘天命之公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咸與聞之大破羣疑深絕亂本於是兵寢刑措者四十有餘年其亦訓誥之助與

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已上數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也以公滅私

民其允懷從政以公平滅私欲則民其信歸之蔡沈曰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已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丘濬曰令之大者固出於君而百司庶府下其教條於其屬亦令也朝廷之政由上而行之於下由內而行之於外必假命令以達之未出之前必須謹審詳度知其可行而無弊然後出之既出之後必通行而無礙不至壅塞而反逆可也然惟以公理而滅私情然後可行而不反苟或私勝公微則將反逆而不可行矣

成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唐叔之封或以爲周公或以爲史佚冊命大典成於一

言之戲是教王遂過耳柳宗元辨之最當

書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疏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命內史爲冊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冊命畢公孔穎達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元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元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

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大夫作冏命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

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于德嗣先人作宅丕后順其事以命伯冏言我不

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言常悚懼惟危

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　呂祖謙曰自周公作立政而

歎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

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大僕正特昔在文武聰

作命書至與君牙大司徒略等流風猶未遠也

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聰明視聽遠齊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其侍

御僕從罔匪正人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宮官雖褻無不用中正之人以旦夕承弼厥

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

號施令罔有不臧萬邦咸休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

疏齊訓中也聖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

蔡沈曰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

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

臣咸懷忠良罔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

皆得其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

士匡其不及惟我一人無善實賴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已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言侍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紹先王之功業蔡沈曰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欲其敎正羣僕無敢佞僞也懋乃后德交修不逮言侍御之臣無大小親疏皆當勉汝君爲更代修進其所不及蔡沈曰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羣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爲正漢孔氏以爲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爲正與此所謂正於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也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也呂祖謙曰自古小人之蠱其君必使虛美薰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

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則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不足論也

孔疏以太僕正爲太御中大夫蔡傳以爲卽太僕下大夫竊意蔡說得之按周禮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經云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卽正服位之事也又云發號出令罔有不臧卽出入大命之事也若太御所掌專在戎事穆王曷爲及此又曰命作大正正于羣僕蓋欲其董率祭僕以下諸職

詩大雅抑之篇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箋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事告施之　輔廣曰所謀者大則命令之出必審定而不易朝令夕改者不能訏謨者也所圖者遠則告戒於下必以時而不忽號令不時者不能遠猶者也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玷缺也箋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無易由言

無曰苟矣莫捫朕舌捫持也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言不可逝矣箋云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聽恣也教令一往行於下其過可得已乎孔穎達曰政教一失誰能反覆謂已往者不可更反論語所謂駟不及舌是也孝經重遠法言亦此類也

烝民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冢宰也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箋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喉舌親所言也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疏王朝上卿故為冢宰舜命能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之官以典王命出入部今之納言與此出納王命者異宰夫掌諸臣之復注云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事是謂奏事為復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箋云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甫則能奉行之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

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之善補過也朱子曰王職有闕失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

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常武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　疏吉甫卿士而鄭云大夫者以吉甫身爲卿士其總世者不常得爲卿而大夫是其總號且命臣者內史之事周禮內史中大夫故以大夫言之吉甫鄉士而宰命臣者蓋兼內史也

小雅

家伯維宰

疏周禮有太宰卿小宰卿大夫宰夫下大夫鄭司農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以爲家宰

聚子內史

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發

周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

獻詩以風

瞽獻典

無目曰瞽瞽樂師典樂典也

史獻書

史外史也

師箴

師小師箴箴刺王闕

瞍賦

無眸子曰瞍賦賦公卿列士所獻書也

矇誦

有眸子而無見者曰矇周禮矇主弦歌風誦

百工諫

百工執技以事上者執藝事以諫謂若匠師慶諫魯莊公丹楹刻桷者

庶人傳語

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傳達以語王也

近臣盡規

近臣謂驂僕之屬盡其規以告王也

親戚補察

補補過察察政

瞽史敎誨

瞽樂太師史太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敎誨者

耆艾修之

耆艾師傅也修理瞽史之敎

而後

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晉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詢於芻蕘聽誹言也於是使工誦諫於朝工矇瞍也誦誦讀前世箴諫之語在列者獻詩使勿兜謂公卿至於列士獻詩以風兜惑也風聽臚言於市風采也臚傳也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辨妖祥於謠妖惡也祥善也行歌曰謠考百事於朝百官職事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　穀梁傳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此士對君言之辭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丘濬曰君代天出命者也臣代君行命者也君不可違天之道臣不可侵君之事臣侵君之事則君失其命不足以

繼天而君非君矣臣侵君之命則不知所以事君而臣非臣矣人君繼天以出治必兢兢業業敬以存心明以燭理剛以制欲則臣下知所稟畏而不敢侵吾之事其威命自不至旁落而下移矣

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王周襄王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卽位天子賜之命圭爲瑞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玉信圭侯所執長七寸卑下也禮執天子器則上衡稽首者首至地也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

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嗣適嗣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背秦賂也陵其民虛處者也而卑其上不敬王命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替廢也廢其執摯之禮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鎮重也誣王無民夫天事恆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大臣呂郤也阿隨也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郤芮之字也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大宰文公王卿士王子虎也內史叔興父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舍於宗廟尊王命也饋九牢牛羊豕為一牢上公饔餼九牢設庭燎設大燭於庭及期命於武宮期將事之日武宮文公之祖武公之廟也命受王之命設

桑主布几筵主獻公之主也練主用栗虞主用桑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天子於是爵命世子獻公死已久於此設之者文公不欲繼於惠懷故立獻公之主自以子繼父位行未踰年之禮太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衣玄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昭謂此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冠服鷩衣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三以王命命文公文公三讓後就也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賓者接賓致餐饔之屬饔饗食之禮贈致贈賄之禮餞謂郊送飲酒之禮如公受王命以侯伯待之之禮而又加之以宴好太宰上卿而言公者兼之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

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施三謂三讓也義宜也服得其宜謂端委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樹種也艾報也豐厚也王從之使於晉晉道相建也建及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於衡雝且獻楚捷遂爲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以策書命晉侯爲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也叔興父大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二輅各有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彤赤弓旅黑弓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秬鬯一卣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酒器名虎賁三百人曰王

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逖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從來至去凡三見王　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

莊三十二年神降于莘王使內史過往則內史兼主祝宗之事僖十六年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吉凶焉在則內史亦掌占候災祥之事顧氏棟高以爲蓋太史之屬是也此年經書叔服來會葬疏云傳稱內史叔服內史於周禮爲中大夫天子大夫例書字知叔氏服字也要之內史禮官之屬吉凶皆得與焉吉則錫命凶則會葬

襄公十年晉侯以偪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夷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偪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使周史者示有王命孔穎達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紹立之晉侯不自選其人而使周內史者諸侯不得專封示有王命不自專也霍邑或稱霍人猶晉邑謂之柏人也　屠蒯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充志以定言在心爲志發口爲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聽明

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兼太僕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之庭孔穎達曰沈氏云太僕職云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鄭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韓獻子既爲僕大夫故

知寢庭路寢之庭也　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也　顧棟高曰周禮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則此僕人正御僕之職也

國語云僕人授公公讀書注云僕人掌傳命儀禮燕禮注諸侯之官有小臣傳君命賈疏以爲當天子太僕之事如韋昭說則此僕人爲晉侯之內小臣而杜氏謂之御僕者據夏官掌復逆言也

襄公三十年鄭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已位畏其作亂故寵之　孔穎達曰洛誥史逸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成王太史襄三

十年鄭使太史命伯石爲卿皆太史主爵命以內史顧故也以此言之若太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策襲禮賜諸公奉篋服太史是右者彼亦宣行王命故居右也顧棟高日案周禮內史令鄭以太史主之孔疏以爲諸侯兼官無內史然尚書酒誥有太史友內史友則諸侯得立內史或鄭令太史兼攝耳

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段之父余聞而勿忘賜汝州田州縣今屬河內郡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鄭子產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下不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

蔡公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正僕太子之近官孔穎達曰正僕人即太僕也周禮下大夫二人論語天將以夫子爲

木鐸孔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也

論曰周以尚文立國觀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禮儀繁多而訓辭深厚一代述作炳於詩書之記載者燦然可睹也每讀兩漢人敕令雖單幅寸簡必有可觀後之文士窮力追摹而不能至因是而知三代盛時其公卿大臣類皆出於庠序俊秀之選而諸侯世家之冑子自其少時已預聞乎詩書禮樂之型仁義道德之旨理得諸中誠形乎外故雖偶爾發舒各極天理人情之至而非秦漢以下摛藻之才所能逮惜乎列侯既廢其籍而暴秦又重以火千百之留不能什一使後世讀者慨然有不完不備之憾焉然在春秋之時去周初已數百年一

二詔策之文列於左史彬彬焉與成康盛時同風至於
呂相之絕秦叔向之告子產婉復詳盡美其詞者比之
詩書然則文武周公之流澤遠矣

# 六典通考卷十

湖西閻鎮珩輯

## 設官考

### 歷代復逆之官 璽附

戰國遊士多云獻書於大王御史御史當世主書官也張倉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謂四方文書後仕漢爲列侯主郡國上計者以明習天下圖書文籍號爲計相云武帝以司馬談爲太史公四方計偕先上太史公御付丞相是太史亦主書官也語具應劭漢官儀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信璽行璽在符節臺其官曰尚符璽郎秦以趙高行

符璽事漢有趙堯爲符璽御史故百官表云其御史尚符璽者有印綬也漢之二府最爲機要並太尉爲三公諸本紀列傳中多有稱制詔丞相御史大夫者至文帝改元大赦幷及太尉焉漢十一年求賢詔曰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三王世家曰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此其布詔之次第也王嘉傳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王尊傳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又漢舊儀云詔書以朱鉤施行此其下書之准式也文帝遺單于書牘尺一寸後漢以板長尺一寫詔書名曰尺

一陳蕃傳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陽球傳敕吏不得稽
留尺一是也漢詔綳綈方底盛以皂囊外施檢報書用
絲囊至羣臣奏書言密事亦以皂囊封上謂之封事張
酺言文帝飾帷帳以皂囊即上書囊也其報遊事則亦
囊見丙吉傳上官桀詐書告霍光石顯使人告蕭望之
皆候其休沐出乃奏之是時二人方領尚書事不敢使
之親見故俟閒而行耳又有平尚書奏事多以他職權
處之張敞光祿勳于定國光祿大夫皆兼官也藝文志
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唐六典尚書左右丞郎察
稽違失即其事也百官表云御史中丞受公卿章奏舉
劾按章後齊及隋設御史臺糾不如儀者亦其類也師

丹嘗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傳聞四方哀帝以問朝臣皆曰大臣奏事不宜漏洩請下廷尉治後漢明帝詔曰尚書出納朕命幾事不密則害成可不慎歟是以孔光入直禁省不言溫室之樹當時稱賢焉班固武帝紀贊曰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公孫宏亦云詔書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考其時東馬嚴徐之徒侍從左右高文典冊多出其手而帝尤篤好文術爲諸儒倡則知二臣之論不虛矣哀帝時傅太后崩遺詔益封高安侯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封還詔書後世封駮之例自嘉始云後漢鍾離意敢諫爭數封還詔書

秦始皇二十六年羣臣上尊號爲皇帝命爲制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如匠之制器令爲詔照人之闇曰詔自是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帝至沙邱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丞相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眞太子秘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扶蘇得書遂自殺秦焚燒詩書乃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秦始皇時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大小篆並簡冊所用三曰刻符施於符傳四曰摹印亦曰繆篆施於印璽五

曰蟲書為蟲鳥之形施於幡信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七曰殳書銘於戈戟八曰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六行公府也蔡邕獨斷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尚書周內史之秩秦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謂之尚書後遂以為官置令丞僕射秦誅嫪毐出呂不韋司空馬奔趙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習秦事蓋當始皇之初是職已號要劇焉齊職儀秦漢之際委政公卿尚書之職掌於封奏韋昭辨釋名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辨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書尚食尚方亦然

侍中本丞相史也丞相使史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或曰侍中古官秦始皇復古置侍中之秩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蟬

應劭漢官儀侍中周官也金蟬有貂金取堅剛百煉不耗蟬居高食潔目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侍中便繁左右與帝升降卒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僚之中莫密於茲謁者屬郎中令掌儐贊受事冠高山冠無員數有佐弋謁者及中謁者令始皇爲荆軻所刼變起兩楹之間其殿後謁者持匕首刺股及漢高帝偃武修文乃易之以版

後漢嘉平六年改侍中寺晉志云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並管門下眾事或謂之門下省齊亦呼侍中爲門下云

漢因秦置尚書令多用士人秩二千石張安世以善書給事尚書遷尚書令又置丞郎通典秦置尚書丞一人漢因之史記侯者年表有尚書郎王遷並屬少府至武帝時省罷成帝初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鄭崇爲尚書僕射數直諫諍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後爲人所譖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欲禁切主上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怒下獄治死獄

中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秘記奏章之事及封奏宣示內外師古曰漢舊儀云尚書四人爲四曹常侍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並見本紀中書令本尚書官武帝所置以其總掌禁中書記謂之中書司馬遷既被腐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位在丞相之上謝靈運晉志本名中書謁者漢書不言謁者史省文也初帝遊宴後庭公卿不得入始用宦者典尚書通掌圖書章奏之事其後遂罷尚書置中書謁者令盡用宦者宣帝時宏恭坐腐刑累遷爲中書令久典樞機明習文法與僕射石顯相比用事權傾內外及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僻建白以爲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

近刑人元帝不聽成帝建始四年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更以士人爲之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爲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宣帝時任中書官弘恭爲令石顯爲僕射至成帝乃罷其官

給事中承秦所置漢儀注曰上朝謁平尚書奏事以有事殿內故曰給事中無員位次侍中中常侍或名儒或國親東方朔中郎劉向諫議大夫並爲給事中魏相由御史大夫任給事中本傳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日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初武帝時有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宣帝時于定國以光祿大夫平尚書事奏事其後多以將軍大夫居樞要領尚書事霍光大將軍張安世車騎將軍蕭望之前將軍師丹左將軍王鳳大司馬王

音車騎將軍史高車騎將軍大司馬鄭寬中孔光周堪皆光
祿大夫霍山奉車都尉並領尚書事張安世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
每言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與議也又孔光領尚書事凡典樞機十
餘年守法修政不希苟合上問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答以他語其謹密如此侍中中常侍得入
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便繁左右與帝升降舊用
儒者然貴子弟榮其親好至乃襁抱坐受寵位貝帶脂粉綺
襦紈袴鵕鸃冠惠帝時侍中鵕鸃冠貝帶傅脂粉張辟彊年十五桑弘羊年十三並爲侍中直侍
左右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蘇則與吉茂同隱於太白山後則爲
侍中侍中舊親省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嘲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武帝時
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本有僕
射一人秦漢以侍中功高者一人爲僕射侍中舊與中官俱止禁中因武帝

時侍中馬何羅挾刃謀逆由是出禁外有事乃召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止禁中謁者屬光祿勳多至七十人選孝廉年未五十威容儼恪能儐贊者為之秩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初高祖起為沛公曹參周勃並以中涓從及為漢王拜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閹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又得石奮以為中涓既即帝位有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大謁者襄章奏報可惠帝時中謁者張釋卿寵幸用事呂太后專制羣臣皆因以關說以勸王諸呂功封列侯按國語楚靈王見其涓人疇韋昭注涓人今中涓也漢書注中涓如中謁者師古曰涓潔也言其在內主知潔清洒埽之事蓋親近左右也

中書之名始自秦時韓愈毛穎傳累拜中書令上嘗呼為中書君其言必有所本至魏文帝立中書令監遂定

爲中書省矣後漢易領尚書爲錄尚書事章帝時太傅趙熹太尉牟融尚書有錄名自二人始

後漢尚書令一人千石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眾事鮑昱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眾事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邵爲左僕射衞臻爲右僕射侍者分置左右自此始尚書六人六百石世祖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爲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令史十八人二百石曹有三主書後增劇曹三人

令二十一人皆選於蘭臺符節簡練有吏能者爲之漢官儀云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爲尚書郎後漢韋彪字孟達上疏曰往時楚獄大起故署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名姦利令者務簡可皆停省其尚書郎初與令史皆主文簿其職一也郎缺以令史久次者補之光武始革用孝廉孝廉恥焉時孝廉丁邯稱病不就詔問實病羞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職耳帝怒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否邯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也中詔遣出竟不能爲郎又郎中裴著詣闕上書訟梁冀矯暴冀陰殺之學生劉常當代名儒素善著冀召常補令史以此辱之尚書寺居建禮門內謂之中臺五尚書二僕射一令謂之八座令主贊奏典紀綱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公爲令僕射者朝會不陛奏事天子封禪則尚書令奉玉牒檢兼藏封之禮光武以侯霸爲尚書令每春常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命皆霸所建也郭伋遷尚書令處職機密數納忠諫陳忠爲尚書令前

後所奏悉條於南宮閣上以爲故事鄭宏爲尚書令亦著於南宮以爲故事尚書郎初從三署郎選詣尚書臺試每一郎缺則試五人先試牋奏初入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永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周興曰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宏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臣等恩闇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與抱才懷能隨難稱選誠可歎惜詔拜興爲尚書郎、尚書郎入直官供靑縑白綾被或以錦縹爲之給帷帳氈褥通中枕大官供食物湯官供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給尚書侍使一人女侍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服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士以丹朱色謂之丹墀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欲使氣息芬芳也奏事則與黃門侍郎對揖黃門侍郎稱已聞乃出王譯爲尚書侍郎臺閣議奏常依義據法爲三臺之

表又馮豹字仲文爲尙書郎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下或從昏至明天子默使持被覆之不驚也日暮諸郎下豹每獨在後帝嘉之天子所服五時衣以賜尙書令僕而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墨一丸杜佑曰尙書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李固云陛下之有尙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喉舌尙書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尙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令及僕丞總領綱紀無所不統舊制尙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補丞尉尙書令鄭弘奏曰職尊賞薄多無樂者請郎補千石令史爲長帝從之蜀志董厥爲府令史諸葛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後遷至尙書令史平臺事公車司馬令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皆掌之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符節令一人六百石爲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尙符璽郎中四人舊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符節令史二

百石掌書中平六年始復節上赤葆治書侍御史二人六百石掌選明法律者爲之漢舊儀曰御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依給事殿中爲侍御史宿廬在石渠門外二人尚璽四人持書給事二人侍前中丞一人領錄二十人留寺理百官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侍御史十五人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羣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祀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以公府掾屬高第補之順帝專用宰士有三缺三府各一舉劾案章事無大小尚書受成而已威烈赫奕莫之敢犯貞御史守中丞持書服其冠紱上事言守闕移稱貞又按二漢侍御史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祀四曰尉馬曹掌廄馬五曰乘曹掌車駕豹尾之內便爲禁省蘭臺令史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給

事黃門侍郎六百石秦漢有給事黃門之職後漢幷爲一官掌侍從左右給事中使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座無員屬少府又漢舊儀曰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宮閣簿曰青瑣門在南宮衛瓘注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劉向與子歆書曰黃門郎顯處也則前漢世已爲黃門侍郎矣蕫巴漢書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則黃門郎給事黃闥之內故曰黃門郎也獻帝初即位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帷省尙書事後更給事黃門侍郎爲侍中侍郎去給事黃門之號旋復故初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闥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尙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荀悅爲黃門侍郎郭況以后弟小心謙愼年十六爲黃門侍郎謁者僕射一人比千石爲謁者臺主

天子出奉引古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常侍謁者五人比六百石主殿上持節威儀謁者三十人其給事謁者四百石其灌謁者郎中比三百石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本員七十人中興但三十八人初爲灌謁者滿歲爲給事謁者胡廣云灌者明章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栢後遂假茲名焉馬融曰灌者習所職也應奉曰高帝承秦禮儀多闕灌嬰服事七年號大謁者後人掌之以姓灌章列於漢書也甯義爲灌謁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留者凡七十人和帝代陳郡何熙爲謁者僕射贊拜殿中音動左右漢舊儀曰謁者缺選郎中美鬚眉大音者以補之功次當選欲留增秩者許之二漢隸光祿勳後漢又有黎陽謁者光武以幽幷兵騎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光祿勳屬舊有左右曹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書奏事平省之世祖使小黃門郎受事小黃門六百石宦者無員掌侍左右受尚書事上在內宮

關通中外及中宮已下衆事

蔡邕獨斷天子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策書者簡也禮曰不滿百丈不書於策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其諸侯王三公之薨於位者亦以策書誄謚其行而賜之如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賜策文體如上策而隸書以尺一木兩行唯此爲異者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赦令贖令之屬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由下上遷書文亦如之其徵爲九卿若遷京師近官則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無姓凡制書有印使符下遠近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唯赦令

賜令召三公詣朝堂受制書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詔書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爲詔書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詔書羣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字則答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亦曰詔戒書者戒敕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爲戒敕也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遠矣　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中者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
上文多用編兩行文少以五行詣尚書通者也公卿校尉
諸將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別者言姓章曰報聞公
卿使謁者將大夫以下至吏民尚書左丞奏聞報可表聞
報已奏如書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皂囊盛其有疑
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所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駮
議駮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為如是下言臣愚戇議異其非
駮議不言議異其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甲議可漢
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
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
再拜公卿侍中尚書衣帛而朝曰朝臣諸營校尉將大夫

以下亦爲朝臣　天子命令之別名一曰命出君下臣名曰命二曰令奉而行之名曰令三曰政著之竹帛名曰政
徐天麟曰周禮御史掌贊書鄭元注云若今尚書作詔文則知三代之時雖王言惟作命亦必有代言之官公孫宏謂武帝詔書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然在西都初不著所掌之官武帝每爲淮南王報書必召司馬相如視草乃遣此亦一時眷遇之厚非常典也至范史始言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主作文書起草然則兩漢代言之人當在尚書元帝時楊興欲薦賈捐之爲尚書令謂捐之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至安帝時尚書陳忠薦周興亦曰興屬文著辭有可觀采漢世君

臣其留意於代言之官如此宜乎王通氏謂漢制幾於典誥而兩都賢主以七制稱良有以夫十七史商榷黃瓊傳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居職達練官曹黃香傳遷尚書令上疏曰臣弱冠特蒙微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皆謂尚書爲臺閣也袁紹傳紹檄曹操云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注云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爲三臺據此則臺閣者尚書也又楊球傳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常爲臺閣所崇信

王鳴盛云萬斯同補東漢將相大臣年表有尚書令尚無中書蓋此官侍直宮禁不在朝廷大臣之列考漢自成帝時罷中書令改置中謁者令至東京並中謁者亦省之故謝靈運云成帝以後無復中書之職而王氏乃因萬表不載曲爲解說謬厥旨矣

魏尚書令與漢同冠進賢兩梁納言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

受拜則策命之以在端右故也甍於朝堂發哀陳矯字季弼爲尚書令魏明帝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則請就黜帝慙迴車太和中王肅上疏曰唐虞設官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漢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遥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僕射省置無恆徐宣字寶堅爲左僕射加侍中車駕幸許昌宣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又時欲以賈詡爲僕射詡辭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屬其柰於國朝何尚書郎有二十三人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非復漢時職任青龍二年尚書令

陳矯奏置都官騎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謹封奏其姓名以補之韓宣爲尚書郎常以職事當受罰已皆縛束杖未行文帝輦過聞而赦之初武帝爲魏王置祕書令丞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爲中書令又置監帝以祕書左丞劉放爲中書監右丞孫資爲中書令各加給事中遂掌機密中書令之爲宰相始於此矣及明帝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其權益重中護軍蔣濟上疏諫曰夫人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誠權在下者則眾心慢上勢之常也今外所言輒云中書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眾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迴附向之請分任眾官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至再不可意松竭思不能改正鍾會視其草爲定五字松大說服　文帝又置通事郎掌詔草即漢尚書郎之位次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

爲帝省讀書可後改通事郎爲中書侍郎明帝詔舉中書郎謂盧毓曰得人與否在盧生耳又魏末張華遷長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又有中書通事舍人或曰舍人通事各爲一職明帝時有通事劉泰祕書丞與蘭臺令史謂之臺閣太和中秘書丞薛夏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秘書署耳謂夏爲不得儀當坐夏報曰蘭臺爲外臺秘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侍中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王粲爲侍中曹植集贈粲詩曰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給事黃門侍郎並爲侍衛之官員四人杜恕字務伯爲黃門侍郎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御史八人當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陛而坐帝問左右此何官何主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何當如今直備位但毦筆耳

晉尚書令秩千石假銅印墨綬冠進賢兩梁冠納言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始賈充爲尚書令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人

省事蓋自此始其品職與諸曹令史同姚萇圍苻堅遣僕射尹緯詣堅問事堅見其懷恢問曰卿於朕代爲何官緯答曰尚書令史堅曰卿宰相才王景略之儔也而朕失之今日之亡不亦宜乎僕射分爲左右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荀顗字景倩其外甥陳泰啟顗代已泰薨代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受顗承泰後加之淑慎綜覈名實風俗澄一又武帝詔曰中軍將軍羊祜秉德清劭經緯文武雖處腹心之任不處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爲之意也其以祜爲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爲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置祠部尚書以掌右事若無令則左僕射爲省主與令同若左右並闕則直置僕射在其中間總左右事尚書左右丞銅印青黑綬進賢一梁冠介幘絳朝服左丞主臺內禁令寢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置吏急假兼糾彈之事傅咸答辛曠詩序日尚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萬機之會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又郄詵爲左丞奏推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郄丞而還奏我此挽弓自射之所謂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刑獄兵器

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尚書郎選極清美號爲大臣之副
武帝時置郎中二十三人魏舒字元陽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卽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寮無淸論者咸有媿色
中書監令一人始皆同車後乃異焉初監令常同車入朝及和嶠爲令荀勗爲監嶠意抗鄙荀乃使以意氣加之專車而坐自此監令乃始異車
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乘軺車吳紀亮爲尚書令其子騭爲中書令每朝會吳主以屏風隔其坐晉書張華爲監裴楷爲令共掌機密又王治字敬宏爲中書令時年二十九後治子珉又爲中書令時謂爲奕世令德
以其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是以人固其位謂之鳳凰池焉荀勗守中書監侍中比贊朝政又遷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失之甚悒人有賀者勗怒曰奪我鳳凰池諸公何賀焉
中書侍郎員四人江左初改爲通事郎尋復爲中書侍郎其職副掌王言更入直省五日從駕則正直從次直守張華兼中書郎從駕征鍾會掌書疏表檄又荀勗奏始中書郎張華王濟猶何自起草及後遂失舊體又稱舍

字君道爲中書郎書撰雲集舍初不立草晉初置舍人一人通事一人江左初合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後省通事中書差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詔命徐邈爲中書舍人孝武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草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每應時取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門下省散騎常侍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騎而散從又有員外者因曰員外散騎常侍散騎有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後漢中初省散騎而中常侍謂之散騎常侍後用士人始以孫遠補之久次者爲祭酒秦始中令員外散騎常侍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因曰通直散騎常侍亦武冠右貂金蟬絳朝服佩水蒼玉賈充爲常侍後改常侍爲侍中未詳其義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蹤隸門下而別爲一省潘岳云寓直散騎省自魏至晉共平尚書奏事東晉乃罷之而以中書職入散騎省故散騎亦掌表詔焉

鄭默字思元為散騎常侍武帝出南郊侍中以陪乘請詔曰使鄭常侍謂默曰卿知何以得參乘背州內舉卿也為十二郡中正舉也又傳元為散騎常侍與皇甫陶俱掌直諫又華嶠字叔駿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為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理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掌統之

泰始九年省符節令幷蘭臺署符節御史掌其事焉漢獻帝世董卓作亂典璽者投諸洛陽城南井中孫堅討卓其帳下兵見井有五色以告堅乃浚井果得璽袁紹有僭盜意拘堅妻奪之紹敗徐璆得而上之漢及魏文帝篡漢璽歸於魏隸刻肩際日大魏受漢傳國之寶晉武帝篡魏璽歸於晉趙王倫篡立使義陽王威就惠帝取璽帝不與強奪之永嘉五年王彌入寇洛陽執懷帝及傳國六璽獻劉曜後為石勒所幷璽復屬勒刻一邊云天命石氏石氏為冉閔所滅璽又屬閔閔敗璽存其大將軍蔣幹所晉鎮西將軍謝尚遣督護何融購得之穆帝永和入年還江南晉東渡歷數帝無玉璽北人皆云司馬家是白板天子

宋因晉制事無大小咸歸令僕孝建元年詔曰尚書百官之元本庶績之樞機丞郎列曹局司有任自頃事無巨細悉歸令僕非所以詔能濟業也更可明體制責厥成也僕射勝右減左右

居二者之間僕射職爲執法置二則爲左右執王敬宏爲僕射關置文案初不省讀嘗陪聽訟文帝問以疑獄敬宏不對帝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宏曰臣乃得訊牒正自不解帝不悅後遷尚書令又與尚書分領諸曹兼掌彈舉徐湛之爲尚書僕射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諸司訴絕不料省湛之亦以令掌數奏出納事無不總令缺則僕射總任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諉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特無所問乃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詞訴尚之雖爲令而朝事悉歸湛之左右丞與晉同中書又置通事舍人四員入直閤內出宣詔命凡有陳奏皆舍人持入參決於中自是則中書侍郎之任輕矣蘭臺寺正書令史雖行文書皆有品秩朱衣執板給書僮孔顗爲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孔顗性素儉蘭臺令史皆三吳富人輕顗故也散騎常侍四人屬集書省

齊尚書左僕射爲臺主右僕射次之黃案左僕射右僕射署

朱符見字經都丞竟右僕射橫畫成目左僕射畫令畫右官闕則以次并畫凡尚書左右丞各一人白案右丞上署左丞次署黃案左丞上署諸立格制及詳讞大事宗廟朝廷儀體左丞上署右丞次署自令僕以下五尚書八座二十曹各置郎中令史以下又置都令史分鎭之僕射掌朝軌尚書掌讞奏都丞任碎在彈違諸曹掾常及外詳讞事應須命議相值者皆郎先立意應奏黃案及關事以立意官爲議主凡辭訴有慢命者曹掾咨如舊若或命有咨則以主意者爲議主中書侍郎四人永平初中書通事舍人四員各住一省時謂之四戶權傾天下茹法亮久爲中書通事舍人後出爲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戀之垂涕而去又熒惑入太微太尉王儉謂武帝曰天文乖誤此由四戶所納之而不改與給事中爲一流散騎侍

郎通直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並爲集書省職而散騎常侍爲東省官周盤龍自平北將軍爲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乘輿六璽以金爲之並依秦漢之制高帝受禪謝朏爲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疾朏曰我無疾何所稱遂朝服步出東掖門

梁尚書掌出納王命敷奏萬機令總統之僕射副令凡諸尚書文書詔中書省者密事皆以帛囊盛之封以左丞印自晉以後八座及郎中多不奏事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陵替郎署備員襟枇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事三年置侍郎視通直郎其郎中在職勤能滿二歲者轉之又有五都令史與左右丞共知所司舊用人

常輕九年詔集書省置官如晉散騎省常侍侍郎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省諸奏聞文書意異者隨事爲駁集錄比詔比璽爲諸優文策文平處諸文章詩頌常侍高功者一人爲祭酒與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糾諸逋違天監六年詔分門下二局委散騎常侍尚書案奏分曹入集書自是散騎視侍中通直視中丞員外視黃門郎中書省置監丞各一人掌出內帝命侍郎四人功高者一人主省內事又有通事舍人主事令史等員及置令史以承其事任昉雅善屬文尤長刀筆才思無窮遷中書侍郎高祖霸府初開以昉爲驃騎記室梁臺既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及踐祚拜黃門侍郎乘輿印璽並如齊制侯景之敗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術送之至鄴

陳承梁制國之政事皆由中書省有中書舍人五人劉師知善儀禮臺閣故事多所詳悉高祖入輔以師知爲中書舍人掌詔誥領主事十人書吏二百人書吏不足幷取助書分掌二十一局事各當尙書諸曹並爲上司總國內機要而尙書唯聽受而已此官多擅威勢亦有給事中省文奏

後魏天興元年置八部大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二年分尙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大夫各有屬官有文簿當曹敷奏欲以省彈駁之煩四年復尙書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譯令史一人書令史二人令史朱衣執笏謂之流外勳品天賜元年罷尙書三十六曹別置武歸修勤職分主省務武歸比郎中修勤比令史至神䴥元年始置僕射左右丞及諸

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舊例尚書籍諸曹須郎出借任城王澄爲尚書時公車署以理究事奏請宜案澄執奏以爲尚書政本特宜遠愼故凡奏所事闇道通之蓋以祕要之切防其宣露甯有古制所重今反輕之宜盡寫其事意以付公車詔從之左丞爲上階右丞爲下階中書監令如晉制蠕蠕有國喪帝遣高閭爲書與之不敘凶事時孝文謂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辭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又崔光爲中書令教先爲詔逡巡不作中書侍郎四人舍人無員數集書省掌諷議左右從容獻納領諸散騎常侍侍郎及諫議大夫給事中等官兼以出入王命位在中書之右高祖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在集書閣省逋墮致使王言遂滯起居不修又宋弁爲散騎常侍遷右將軍領黃門弁屢讓高祖曰散騎位在中書之右常侍者黃門之庶兄領軍特二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而棄大委任其資敘爲第三清明亮爲常侍加武勇將軍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武勇其號至濁又有黃門侍郎崔光爲黃門侍郎未嘗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御史臺領符節令及符璽郎中世祖時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撾鼓

八公章上奏其表

後齊尚書省置令僕射又有錄尚書一人位在令上掌與令同但不糾察令則彈糾見事與御史中丞更相廉察僕射職爲執法置二則爲左右僕射皆與令同左糾彈而右不糾彈錄令僕射總理六尚書事謂之都省其屬官左丞右丞各一人幷都令史八人共掌其事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及司進御之職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錄事四人通事令史主事令史八人尚書郎判事正令史側坐書令史過事令史皆平揖郎無拜中書省管司王言及司進御之音樂監令各一人侍郎四人又領舍人省掌署敕行下宣旨勞問中書舍人主書各十人顏之推武成時爲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嘗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文字監較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

職集書省掌獻納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各六人諫議大夫七人散騎常侍六人員外散騎常侍二十人通直散騎侍郎六人給事中六人員外散騎侍郎一百二十人奉朝請二百四十人天子六璽並因舊式皇帝行璽封常行詔敕則用之皇帝之璽賜諸王書用之皇帝信璽下銅獸符發諸州鎮兵下竹使符拜代召諸州刺史用之並白玉爲之方一寸二分螭獸鈕天子行璽冊拜外國則用之天子之璽賜諸外國書則用之天子信璽發兵外國若徵召外國及有事鬼神用之並黃金爲之方一寸二分螭獸鈕又有傳國璽白玉爲之方四寸螭獸鈕上交蟠螭隱起鳥篆書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凡八字在六璽外唯封禪以封石函又有督攝萬機印一鈕以木爲之長尺二寸廣二寸五分背上爲鼻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寸腹下隱起篆文書爲督攝萬機凡四字此印常在內唯以印籍縫用則左戶

部郎中度支尚書奏取印訖轉納

後周置內史中大夫二人掌王言小內史下大夫小史上士二人又有外史掌書王言及動作之事以爲國志著作二人掌綴國錄天官之屬有給事中士六十人掌理六經給事左右其後別置給事中在六官外又有主璽下士掌國璽之藏皇帝八璽神璽明受於天傳國璽明受之於運寶而不用皇帝負扆則置神璽於筵前之右置傳國璽於筵前之左其六璽並因舊制皆白玉爲之方一寸五分高一寸螭獸鈕 太祖得蘇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又命綽爲大誥自後文筆皆依此體

隋初改中書爲內史置監令各一人侍郎四人煬帝減侍郎二人舍人八人煬帝減去四人通事舍人十六人尋廢監置令二人煬帝加

起居舍人初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有敍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職以納言統之至煬帝以爲古有內史外史今著作如外史矣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乃於內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員次內史舍人下庾自直崔濬祖虞南蔡允恭等皆居爲此職　改通事舍人爲謁者臺謁者三十人煬帝增置謁者　大業十二年又改內史爲內書後復爲內史令唐初因之唐內史令蕭瑀對高祖曰臣大業之日見內史宣敕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數開初構事涉安危若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受一敕臣必審勘使與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　初尚書省各置主事令史員煬帝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隨曹閑劇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滿十者亦一人雜用士人顏愍楚者文學名流爲內史主事　增祕書郎爲從五品加置佐郎四人以貳郎之職降著作郎階爲從五品又置儒林郎十人掌明經待問唯詔所使文林郎二十人掌撰錄文史檢討舊事增校書郎員四十人加置

楷書郎員二十人掌抄寫御書初吏部置給事郎而給事黃門侍郎六人屬門下省煬帝減二人而去給事之名又移吏部給事郎爲門下之職位次黃門下置員四人以省讀奏案初符璽局置監二人屬門下省煬帝改監爲郎用神璽寶而不受命璽封禪則用之餘六璽行用並因舊制

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書敕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

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號爲內相又爲天子私人職無定員自諸曹尚書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內宴居宰相下一品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文獻通考故事中書以黃白二麻爲綸命重輕之辯近者所出猶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北院非國之重事拜授與德音赦宥則不得用興元四年翰林學士陸贄奏學士私臣元宗初待詔內庭止於應和詩賦文章而已詔語所出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促迫權令學士代之今朝野乂甯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付中書行遺物議是之尚書省尚書令一人

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一曰制二曰敕三曰冊天子用之四曰令皇太子用之五曰教親王公主用之六曰符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下之達上其制有六一曰表二曰狀三曰牋四曰啟五曰辭六曰牒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曰關二

曰刺三曰移凡授內外百官之事皆印其發日爲程一曰受二曰報諸州計奏達京師以事大小多少爲之節凡符移關牒必遣於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尚書省凡制敕計奏之數省符宣告之節以歲終爲斷龍朔二年改尚書省曰中臺廢尚書令尚書曰太常伯侍郎曰少常伯光宅元年改尚書省曰文昌臺僕曰文昌都省垂拱元年曰都臺長安三年曰中臺左右丞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付諸司之務舉稽違署符目知宿直爲丞之貳以都事受事發辰察稽失監印給紙筆以主事令史書令史署覆文案出符目門下省侍中二人掌出納帝命相禮儀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總而顓判省事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一曰奏鈔以支度國用授六品以下官斷流以下舉及除免官用之二曰奏彈三曰露布四曰議五曰表

六曰狀自露布以上乃審其餘覆奏畫制可而授尚書省行幸則負寶以從版奏中嚴外辦四夷朝見則承詔勞問臨軒命使冊皇后皇太子則承詔降宣命慰問聘召則涖封題發驛遣使則給角符凡官爵廢置刑政損益授之中官既書復涖其記注職事官六品以下進擬則審其稱否而進退之武德元年改侍內曰納言三年曰侍中龍朔二年改門下省曰東臺侍中曰左相武后光宅元年曰納言垂拱元年改門下省曰鸞臺開元元年曰黃門省侍中曰監天寶元年曰左相武后垂拱二年魚保宗上書請置匭以受四方之書乃鑄銅匭四塗以方色列於朝堂青匭曰延恩在東告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丹匭曰招諫在南論時政得失者投之白匭曰申寃在西陳抑屈者投之黑匭曰通元在北告天文祕謀者投之以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一人

充使知匭事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爲理匭使後同爲一匭
天寶九載元宗以匭聲近鬼改理匭使爲獻納使至德元年
復舊寶應元年命中書門下擇正直清白官一人知匭以給
事中中書舍人爲理匭使建中二年以御史中丞爲理匭使
諫議大夫一人爲知匭使投匭者使先驗副本開成三年知
匭使李中敏以爲非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也乃奏罷驗副
封給事中四人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察宏文館繕寫讎校之
課凡百司奏鈔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
奏還謂之塗歸季終奏駁正之目凡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
之三司詳決失中則裁其輕重發驛遣使則與侍郎審其事
宜六品以下奏擬則校功狀殿最行藝非其人則白侍中而

更焉與御史中書舍人聽天下寃滯而申理之通典給事中秦置歷代皆有南北朝屬集書省隋吏部置給事郎凡入煬帝移爲門下之職唐武德三年改給事郎爲給事中後定爲四員龍朔二年改爲東臺舍人咸亨元年復舊　李藩爲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述於黃敕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爲之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敕耶裴垍言於帝以爲宰相器擲氏家學錄給事中駮正制敕定其是非開元中李乂多駁正姚崇惡其異已薦爲紫微侍郎實去其權自後唯署案牘而已　符寶郎四人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有事則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大朝會則奉寶進於御座行幸則奉以從焉大事出符則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兼以敕書小事則降符函封使合而行之武后延載元年改符璽郎曰符寶郎開元元年亦曰符寶郎中書省中書令二人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日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臨軒冊命則用之二

曰制書大賞罰赦宥慮囚大除授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褒勉贊勞則用之四曰發敕廢置州縣增減官吏發兵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上官則用之五曰敕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六曰論事敕書戒約臣下則用之七曰敕牒隨事承制不易於舊則用之皆宣署申覆然後行焉大祭祀則相禮親征纂嚴則戒飭百官臨軒冊命則讀冊若命於朝則宣授而已冊太子則授璽綬凡制詔文章獻納以授記事之官武德三年改後書省曰中書省內書令曰中書令龍朔元年改中書省曰西臺中書令曰右相光宅元年改中書省曰鳳閣中書令曰內史開元元年改中書省曰紫微省中書令曰紫微令天寶元年曰右相至大歷五年紫微侍郎乃復為中書侍郎中書侍郎二人掌貳令之職朝廷大政參議焉臨軒冊命為使則持冊書授之四夷來朝則受其表疏而奏之獻贄幣則受以

付有司郭正一除中書侍郎明習舊事制敕多出其手當時號爲稱職又崔沔拜中書侍郎或謂沔曰今之中書皆是宰相承旨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其無事也沔曰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方爲濟理豈可悅默偷安尙爲懷祿士也自後每有制敕及曹事沔多所異同中書舍人六人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行其禁有四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制敕既行有誤則奏改之大朝會諸方起居則受其表狀大捷祥瑞百寮表賀亦如之冊命大臣則使持節讀冊命命將帥有功及大賓客則勞問與給事中及御史三司鞫究滯百司奏議考課皆預裁焉以久次者一人爲閤老判本省雜事又一人知制誥顓進畫給食於政事堂其餘分署制敕以六員分押尙書六曹佐宰相判案同署乃奏唯樞密遷授不預通典唐武德三年改內書

舍人爲中書舍人置六員龍朔以後隨省改號而舍人之名不易專掌詔誥侍從署敕宣旨勞問授納訴訟敷奏文表分判省事自永淳以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爲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

姚崇爲紫微令奏大事舍人爲商量狀與本狀皆下紫微令判二狀之是否然後乃奏開元初以它官掌詔敕策命謂之兼知制誥肅宗即位又以它官知中書舍人事兵興及於權便政去臺閣決遣顓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復押六曹之奏會昌末宰相李德裕建議臺閣常務州縣奏請復以舍人平處可否先是知制誥率用前行正郎宣宗時選尚書郎爲之主書主事各四人 杜佑曰後漢章和以後尚書爲機衡之任下筆爲詔誥出詔誥爲詔令曹公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魏文帝改祕書爲中書自後歷代相沿並管樞密而後漢尚書郎非今之尚書郎乃中書舍人也武太后天授元年壽春郡王盛器兄弟五人初出閤同日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相相顧失色中書舍人

王敦立召小吏五人各令執筆口授分寫同時須臾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服景龍四年六月二日初定內難唯中書舍人蘇頲在太極殿後文詔塡委動以萬計手操口對無毫釐差誤主書韓禮談子陽轉書詔草屢謂頲曰乞公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故事舍人六員各押尚書省一行眾務無不關決開元二年十一月紫微令姚崇奏舍人六員同押連署狀進說凡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不同昔望請別作商量連狀同進若狀語交互恐煩聖思望於兩狀復略言二理優劣奏聽進止則人各盡能官無留事敕日可因是舍人唯知撰制不復分知機務既文書塡委遂令書錄委之堂後人其權勢傾動天下姚竟因主書趙誨贓犯所累罷相姚誠多才而黷政擅權以成斯弊哀哉

右散騎常侍二人右諫議大夫四人右補闕六人右拾遺六人掌如門下省起居舍人二人從六品上掌修記言之史錄制誥德音如記事之制季終以授國史有楷書手四人典二人通事舍人十六人從六品上掌朝見引納殿庭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則導其進退而贊其拜起出入之節蠻夷納貢皆受而進之

有令史十人典謁十人亭長十八人掌固二十四人武德四年廢謁者臺改通事謁者曰通事舍人

王鳴盛曰三省長官皆宰相而唐偏以同平章事充之後又移其權於翰林學士五代又移其權於樞密使唐宦官所以擅國者樞密出納王命神策掌握禁軍也五代則鑒其弊樞密以大臣爲之改左右神策爲侍衞親軍其都指揮使亦以大臣充之官制隨時不同如此

梁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唐常以宦者爲之梁太祖戒其禍始更用士人以備顧問參謀議是時敬翔李振爲崇政院使凡承上旨宣之宰相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若宋學士院諸報士大夫間以文字相往來謂之簡帖俗猶謂之記事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

宣而出之夢溪筆談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詔誥皆寫四本一本爲底一本爲宣此宣謂行出耳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宣底今史館中尙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聖語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使郭崇韜安重誨爲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敕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參相以次向下樞密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爲別頭子唯給驛馬之類用之　退朝錄今有梁朝宣底二卷載朱梁貞明三年四年事每事下有月日云臣李振宣或除官差官或宣事於方鎭等處其閤有云宣頭宣命宣旨者梁朝以樞密院爲崇政院始置使以大臣領之任以政事貞明年是李振爲使當時以宣傳上旨故名之曰宣而樞密院所出文宇之名也疑降宣始自朱梁時晉天福五年改樞密院承旨爲承宣亦似相合其底乃底本繫日月姓名者聞今尙仍舊名

開平三年改思政殿爲金鑾殿置大學士一員以敬翔爲之前朝因金鑾坡以爲門名與翰林院相接故爲學士者稱金鑾以美之今以金鑾爲名非典也

後唐同光初置護金鑾書制學士以趙鳳爲之明宗即位四

方書奏命樞密使安重誨進讀莊宗復樞密院以郭崇韜爲樞密使懵於文義
孔循獻議始置端明殿學士命馮道趙鳳俱以翰林學士充
班在翰林學士上長興元年翰林學士劉昫奏舊例學士入
院除中書舍人即不試餘官皆先試麻制批答詩賦各一道
號曰五題後來雖有召試之名無考校之實請今後召試新
學士權停詩賦祇試麻制答共三道內賜題目定字數付本
院召試從之

晉天福五年詔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自是舍
人晝直者當中書制夜直者當內制至開運六年六月敕翰
林學士與中書舍人舊分爲兩制各置六員偶自近年暫停
內署況司詔命必在深嚴將使從宜卻仍舊貫宜復置翰林

學士院中書門下奏准敕製皇帝受命寶文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

周顯德五年詔今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其當直學士仍赴晚朝舊制翰林學士與常參官五日一度起居世宗欲朝夕賜見訪以時事故有是詔

論曰周人爵祿廢置之權統于太宰佐之者內史而已其職在漢爲尚書臺在魏晉爲中書門下省至唐開元益以翰林學士院主宣白麻號曰內相是亦周內史之類也及代宗時軍國多故乃更置內樞密使以寵待宦官其秩不過漢中書令謁者之比而其權則與宰相侔重矣自後神策禁軍歸于閹寺天子廢立出其掌握舉天下之大臣民之眾無一人敢與抗者良由帷幄腹心之任內官獨自制之言出而莫予違令行而不吾禁雖

三省宰執之尊不過拱手以受成事而已況其下焉者乎昭宗天復之初劉季述既伏誅乃詔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樞密院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依大中舊制俟宰相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則當時樞密使之專橫較之宏恭石顯尤有過焉彼其視天子宰相如狐鼠孤豚尙何綱紀名分之足言哉梁懲其弊禁用宦者遂改樞密院爲崇政院以敬翔領之及後唐仍復舊名而郭崇韜安重誨相繼領其事二人者皆唐之腹心大臣也身位三省之長而兼主樞密之事意欲與宦豎爭權而不知適以自褻其體統而已嗟乎古之八柄惟太宰得而操之惟內史得而

參之後世既建三省又立翰林學士又有內樞密之使
是一職而分爲三爲四爲五也唐既亡于宦官後唐又
從而蹈其轍卒也崇韜重誨困于小人之讒而沙陀之
祚亦以不永豈非政出多門之咎哉